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583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只道是寻常

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新村。出小区向北穿过一条喧闹的马路，即是享誉中外的中山陵园风景区。那里梧桐大道绿树葱茏，吸引八方来客。

出小区南门就与一研究所家属大院毗邻。我近些年随年事渐长，步履也慢了下来，常缓步徜徉院中，在安宁祥和里遇见诸多不起眼的细碎美好。

一踏进院门，满眼葱绿，常青的松柏直插云霄。一侧便是“石榴园”。初夏时节，可见“榴花红胜火”的喜庆景象。那艳红的花朵像挂了一树小小的灯笼。

再往前走，平整洁净的大道两旁广玉兰树伟岸挺立，肥硕的叶片四季常绿。行走期间，心也沉静下来。大树西侧是一片长长的竹林，微风吹拂，摇曳轻吟。竹林边景致随季节更迭。初春，粉桃娇艳，灼灼其华，尽显妩媚。春末初夏，紫藤从架上垂悬而下，像淡紫色的瀑布在流动，如云似霞。秋日，红枫尽染枝头，层层迭迭的红，把秋日的浪漫揉进了枝头。还有那一排银杏，高高擎起硕大的华盖，散发出健硕刚毅的英雄气。这片小天地虽无花海繁盛，却有四季风物轮番登场。

三架紫藤长廊下，置有十二张长条木凳，是众人休憩的好地方。夏日，老人们聚此享习习凉风；冬日，老

□南京欧阳科渝

腊月美味

腊月，常与寒冬、岁暮关联，也是一年中品尝咸香的最佳月份。

前两天，网友珊瑚送来了亲手腌制的咸鱼、雪里蕻和长梗腌菜。我已经多年不碰腌制的食品了。十多天前，看到珊瑚配合南京十八频道做的腌菜节目，勾起了我这个老南京的舌尖上的回忆。腌菜，是南京人腊月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老婆收到腌菜，如获珍宝。立即下厨，将洗净的猪大肠放入高压锅中煮透，取出，切成小段，存在砂锅里。再将雪里蕻切碎放入，加入生姜、葱花、干辣椒。大火烧开，用文火焖个20分钟，雪里蕻的咸香裹着猪大肠的香气，弥漫在餐厅。忍不住从酒柜中取出浓香白酒佐餐，品尝南京人独有的美味。

老婆好一口腌菜头炖排骨汤，长梗腌菜是最好的食材。珊瑚送来的腌菜不加任何添加剂，可放心食用。老婆一边喝汤一边赞不绝口。冬天

□南京易荷生

田埂上的书页

在豫南那片被湿气浸润的田野上，我像一株瘦弱的草，沉默地生长。父母终日与土地为伴，兄姊在农活间穿梭，家是温饱的营盘，却少有言语交织的暖意。我的童年，裹着一层灰蒙蒙的寂寥，直到一些破损的纸页，为我撬开一丝光。

第一道光，来自邻家姐姐丢弃的一本作文选。封面已失，内页泛黄卷边。我蜷在门槛上，一字字读。有人写二十一世纪的农村“机器种田，父母闲坐”，我望着田里父母弯成弓的脊背，第一次对“未来”生出模糊的向往；有人写青春的叛逆与愧疚，我心里一动——原来那份对父母又顶撞又心疼的拧巴，并非独我所有。书很薄，我却读了很久，页角被指腹摩挲得起了毛，铅笔画下的歪扭线条，成了我与文字最初的私语。

这本小书被彻底“吃”完后，一种焦渴驱使我出发。我成了乡野间一个孤独的“觅书人”。张家大伯柜底

□南京魏美玲

人们在此沐浴暖阳。大家随性闲聊，我有时也加入其中。时而回忆往日忙碌的峥嵘岁月，时而唠叨当下儿孙绕膝的日常。时光就在这闲话里慢慢悠悠地、静悄悄地流淌。

紫藤区东是一片开阔的广场。被社区打造为法治文化广场，聚焦未成年人保护专题。原来这旁边就是大院的幼儿园。红墙环抱的园里，绿树掩映着红白相间的城堡，还有几件孩子们游玩的滑梯等器材。最生动的莫过于下午四时许，孩子们从园里飞奔而出，扑向祖辈的怀抱（来接孩子的大多是祖辈）。但他们往往并不急于回家，有的头扎进沙坑摆弄小铲子等沙具，有的在没过腰的冬青树丛间躲猫猫。清脆的嬉笑声此起彼伏，老人们则坐在一旁的长条凳上，笑眯眯地守着自家的宝贝。

广场东片植有高大的乔木，还安放了数张桌凳，常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围坐于此，或对弈下棋，或切磋扑克，身边还站着几位看得入神的围观者。

广场外面东侧也广植各色树木，有严冬里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金灿灿清香沁人的蜡梅，看到它就知道春天将要来到了。伴其一侧的有供老人们活动的健身器材，常见三五老人在此交谈活动。老有老的悠然，小有小的欢闹，老少各得其所，各得其乐。

这里还有一条与西边广玉兰大

道相平行的香樟树大道，两排香樟树在上空交会、相连，形成一张硕大的绿色天棚，盛夏时节行走其间倍感清凉惬意。拐过香樟树向西，就到了大院里最有生命力的篮球场了。

工作日这里成了一岁到三岁稚童的专属小天地。有的摇摇晃晃蹒跚学步，有的咿咿呀呀学语。稍大点的则蹬着小小的滑步车欢快地绕着场地转圈圈。因我小重外孙即将满两周岁，常年不在我身边，我对这些小家伙便多了格外的怜爱。目光总不自觉地追随他们。常常俯身轻问：宝宝多大啦？又常赞叹“真能干，走得稳稳的！”他们有时会朝我咧嘴一笑，甜甜地说一声“奶奶好！”这回应总能让我的心瞬间暖暖的。

一到双休日或节假日，这片篮球场就变成了小伙子们挥洒汗水的赛场。两队人马，捉对厮杀，奔跑抢断，传球、投篮、攻防相持，难分难解。呐喊声、欢呼声、惋惜声震天动地。即使在冬季有人竟只穿一身单薄的运动服，那份热血与拼劲实在令人叹服。连我这不懂规则的老妇人也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驻足观看片刻。

这大院的生机不显山不露水，是百姓寻常生活最真切的缩影。其实，幸福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，就藏在这一朝一夕的寻常中，就在我们身边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寻常中的幸福。

虽然制作方法有点烦人，但做成了风鸡，便于携带。苏北的冬天常常滴水成冰，如天然大冰箱，也利于风鸡储存。

那个年代，工资不高，东西却也不贵。加上公鸡光吃不下蛋，农民为了节约饲料，急着上市脱手。十元钱就可买到六七只公鸡。做风鸡第一步，最好选择健康无病的阉鸡，公鸡也无妨，将活鸡宰杀放血，不用褪去鸡毛。第二步，从紧贴鸡翅膀的腹部，切开一个小口子，掏出全部内脏。第三步，将炒热的花椒盐冷却后，均匀地擦抹至鸡内腔各处，放血口和口腔也不例外。第四步，将鸡头塞进开口处，再用麻绳捆扎严实，挂在阴冷通风处。

在那个凭票供应副食品的时期，一家老小吃团圆饭，有一咸香扑鼻、鲜嫩可口的风鸡上桌，最受大家欢迎，我家老子一边喝酒，一边赞不绝口，嘱咐我来年腊月多风风几只。

自卑的土壤里，悄悄生出了一根叫作“尊严”的骨头。

如今，我的书房有了整面墙的书架，光滑的书脊反射着宁静的光。但最深的安宁，仍来自指尖划过纸页的触感。我会忽然想起，某个放羊的黄昏，我躲在河坡下读借来的《水浒》，夕阳把书页染成金黄，而我浑然忘了暮色四合、炊烟唤归。

那些散落在田埂、灶台、河坡上的零散书页，从未许诺我任何明确的未来。它们只是无声地陪伴，像一个沉默而广博的朋友，告诉我：世界不止于眼前的黄土，人生可以拥有另一种辽阔。它们没有驱散我全部的孤独，却让孤独变得可以忍受，甚至丰盈。

时光漫漶，墨香依旧。我知道，是那些残缺不全的书页，最早拼凑起了我对完整生命的想象。它们是我精神上的“第一颗糖”，滋味存留至今，让我在往后所有平淡或艰难的日子里，始终相信，还有甜的存在。

荣耀终究不会沉默

一泓海峡水
饱含你思乡愁滋味
千秋海峡风
吹不老你游子初衷
莫说海峡窄
却把你和母亲分隔开
可知海峡再宽
也载不动我对你的挂念

赤诚如你，划破宝岛的黑
坚韧如你，铸就信仰的丰碑
君不见东方红霞飞
万壑回荡你的一去不复回
因为你昨日的沉默
所以我今朝热泪滚烫
因为你无言的荣耀
所以我止不住喷薄的诗行

一泓海峡水
见证你一生惊世无悔
千秋海峡风
记得你始终无畏又从容
今日我们不再沉默
海峡两岸定一统
今日我们不断创造新荣耀
共圆中国梦
一尊还酹英雄
还酹英雄

□南京萧城

别总往后看

退休后，我常坐在阳台上翻相册。一张张照片，像一扇扇窗，春日踏青、夏夜乘凉、孩子满月、金婚合影，每一页都暖，却也沉。看得久了，心像被藤蔓缠住，越收越紧，连阳光照在身上都觉得凉。

邻居劝我，别老翻旧日子了，人得往前走。我苦笑：“前头还有啥？”她没说话，只是递给我一包花籽，让我试试种点东西，土里埋着的，可都是将来。

我接过花籽，随手撒在阳台角落的旧花盆里，也没抱什么指望。谁知几场雨过后，竟冒出嫩芽，怯生生地探头，绿得让人心里一颤。我开始每天浇水、松土，蹲在盆边看它们长高、抽叶、打苞。某天清晨，一朵小黄花悄然绽放，花瓣上还挂着露珠，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，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翻相册了。

原来，不是日子没了光，而是我把眼睛一直朝后看，忘了前方也有花开。

人到晚年，容易活成一本回忆录。过去的日子太熟、太暖、太有依靠感，于是不自觉地把心留在那里。可生活不是回放键，它是一条河，哪怕流得再缓，也始终向前。若只盯着倒影，终会错过眼前的波光。

后来，我报名参加了社区的“时光口述”项目，不是讲自己的故事，而是去听别人的故事。有老教师忆起第一届学生的调皮，还有独居阿姨说起年轻时偷偷学骑自行车摔进稻田的糗事。他们的记忆各不相同，但眼神里都有一簇火，那不是对过去的执念，而是对“曾活过、爱过、奋斗过”的确认。

我渐渐明白，怀念可以，沉溺不必。真正的纪念，不是把自己锁在旧时光里，而是带着那些温暖继续走路。老伴若在，定也不愿见我日日枯坐，而希望我晒着太阳，笑着和人打招呼，甚至为一朵花开而雀跃。

如今我的阳台已成了小花园。茉莉、太阳花、薄荷、小番茄错落生长，四季有颜色，天天有盼头。偶尔仍有思念涌上心头，但我不再躲进相册。我会对着花说说话，或泡一杯茶，静静看云飘过。哀伤还在，却不再压垮日子。

人生行至后半程，最怕的不是白发皱纹，而是心停在了某一天。别总往后看，并非遗忘，而是尊重，尊重逝去的，更尊重仍在继续的生命。

前方或许没有壮丽风景，但只要愿意抬头，总有一缕风、一束光、一朵不期而遇的小花。

□北京吴昆